

冷劍烈女

司馬素煙

金蒲孤輕聲道：

「我相信她是瞭解的，否則她不會走得那麼堅定，也許將來我會懂得歡笑，那一定要等我生命中出現真正歡樂的時候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不再說話了，可是他的眼眶居然有了稀有的淚光，閃動良久，一直等那兩滴眼淚落下來，他才以便喚的聲音道：

「老弟！我……我衷心地祝福你，祝福你的臉上能出現真情的歡笑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

「謝謝前輩！我想會有那一天的，天山寒冰封凍的絕峰上，也有燦爛的花朵開放，我也不會冷酷一輩子的……」

南海漁人的眼睛又潤濕了，不過這次他卻沒有落淚，指著天際那一塊烏雲般的黑影道：

「你的那頭大鳥回來了！」

鋼羽收翅急降，口中叭叭急鳴，金蒲孤卻好整以暇地從它的腳下取出一束竹桿，又拔下它身上幾根翎毛，再在身邊取七一把小刀，幾顆箭簇，開始削竹製箭！

南海漁人卻奇道：「它替你找的藥呢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用不著了，萬象谷已經成爲一片火海，劉素容把人都撤走了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招魂

倪匡

他並沒有怪我在諷刺他，祇是又抓住了了我的手臂，搖著，力量不大，十分虛弱，重複著他的遭遇，充滿了求助的眼神。

我不忍心再去諷刺他，歎了一聲：「看來，你遇到的鬼，沒給你什麼傷害。你現在的情形這樣差，多半是人心理作用。」

這兩句話，倒對他起了一定的鎮定安慰作用。他接過酒瓶，又喝了幾口酒；才大大吁了一口氣，雙手捧住了頭，過了一會，才道：「我本來一直不相信有鬼，可是這次……唉，這次……我真的見鬼了。」

我等他再說下去。

他再深吸了一口氣：「我不但見到了鬼，而且，還和鬼一起生活了三天。」

我皺起眉：「請你再說一遍。」

齊白虛弱地重複：「我和鬼一起生活了三天。」

我大搖其頭：「鬼有什麼生活？人死了才變鬼，既不生，也不活。」

要是換了平時，齊白一定會因爲我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在咬文嚼字而生氣，可是這時，他看來連生氣的精神都沒有。他祇是改口：「好，就算是我和鬼……一起存在了三天。」

我心中仍充滿了疑惑：「照你現在的情形來看，你見到的鬼……應該你一見就逃才是，如何和他一起存在了三天之久？難道鬼有什麼力量，使你無法避開？」

齊白雙眼張得很大，眼神惘然，像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生了什麼事，而且頻頻舔著脣。我拿了一大杯水給他，他端起來。咯咯地喝著，又再喝了幾口酒作為補充，這才用比較正常的聲音問：「能聽我從頭說？」

我拍著他的肩膀：「當然，老朋友。當然。如果有什麼鬼，能把你嚇成那樣，我自然有興趣聽。」

齊白更正我的話：「我不是害怕，祇是……感到無比的詭異。人對死亡那麼陌生，而鬼魂一直又是……虛無縹緲的，忽然有……一個鬼，結結實實出現在你的面前，那感覺……怪到了不可思議……」

我早就承認靈魂的存在，也進行過不少工作，去搜尋和靈魂接觸的方法，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。但確如齊白所說，研究、探索靈魂、是一回事，一個「結結實實」的鬼在面前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（「結結實實」，他用了多麼奇怪的形容詞。）

我也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股寒意，齊白望著我，一副「現在你知道了吧」的神情。我向他作了一個手勢，示意他說得具體一些。

齊白喘了幾口氣，才道：「是一個老鬼……我的意思的，一個古老的……死了很多年……卻又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……」

他的遭遇一定令得他震驚萬分，因爲直到這時，他說話仍然斷斷續續，難以連貫，也使得聽來格外有一種怪異之感。

(十二)



霍非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瞪著隨經綸？好久才能咬牙逼出聲音：

「經綸，你在開玩笑嗎？」

隨經綸搖搖頭，語氣卻是無比的正經。

「我這樣像在開玩笑嗎？我是很認真的。你不必擔心凌靚兒不肯跟我，我有感情丹可以讓她服下，從此後凌靚兒會完全忘了你，祇屬於我。你考慮的如何？快回答，凌靚兒的時間不多，再拖延我就救不了她了。」

陳大夫想說話，但是隨經綸瞪他一眼，讓他再將話呑回腹中。

霍非凡渾身僵硬，呼吸急促，臉上冷然一片，看得出他爲好友的背叛和心愛人的生死而深受打擊。他緊緊握住了雙拳，一會後，他慢慢地放開，摟著凌靚兒，平靜地說出了答案：

「我不會將靚兒交給你的，你走吧。」

「我走了，凌靚兒也活不了，你真考慮清楚了嗎？還是她的生死對你來說根本就不重要？」隨經綸神態悠閒地看著霍非凡。

「靚兒不是禮物，不能拿來交換，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愛靚兒，我知道靚兒也愛我，所以她一定不肯跟你，她的未來她自己已經決定好了，我不能私自去改變，就算是死，靚兒也會希望死能死在我懷中。不過你可以放心，黃泉路上有我陪她，靚兒不會孤獨的。」霍非凡語氣輕柔，卻很肯定告訴隨經綸。

「我認識的霍非凡是絕對不會說出這樣的話，竟可以爲個女人不想活了，你這番話是真心話嗎？凌靚兒眼看就要斷氣了，看在一場朋友份上，我也可以做個順水人情，給你一顆斷魂毒丸。」隨經綸微微笑地拿出毒藥遞給霍非凡。

霍非凡放下，祇有一個要求：「若你還

當我是你的朋友，祇希望你在我死後把我與靚兒合葬在一起。」

「沒問題，連

非凡莊主也會好好管理的，你放心吧。」隨經綸笑得很開心。

霍非凡沒有猶豫，直接就將藥丸吞下，動作快得連凌靚兒要阻止都阻止不了！

在霍非凡抱住她時，她就醒過來了，伏在他懷中將他所說的一切都聽入耳裡，她一直沒出聲是因爲她在氣霍非凡的無情，想讓他多緊張一下自己，也希望明白霍非凡對她的感情到什麼程度。」

當她知道他不會將自己輕易交給別人，又表明會和她同生共死時，凌靚兒好開心，心情激動得不能自己，快樂得分子；等她回過神時，就聽到他要服毒，她驚駭地抬頭急忙要阻止，卻晚了一步。

「不要吃！不可以吃，別吃啊……」

凌靚兒小手捉著霍非凡的衣襟，焦急地叫著。

「靚兒，你醒了！你醒過來了，靚兒，你真活下來了，靚兒，靚兒……」高興的連噪音都在顫抖。

隨經綸神秘一笑，先離開床邊，等著後段的好戲。

（七十九）

他若有所思地看看四週說：

「十九年前在這個島上，知道智子的親生父親死於他殺而非意外，而且今年五月也在東京的人，除了九十九龍馬之外，還有一個人。」

大道寺欣造鎖著眉頭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「神尾老師。」

「神尾老師？」

「是的。神尾老師四月底曾爲了先去看智子的新居，一度前往東京不是嗎？雖然她在東京僅僅滯留數日，可是也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寄出警告信函了吧！」

大道寺欣造先是睜大眼睛，接著才語氣激動地說：

「可是，神尾老師爲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「大道寺先生，神尾老師愛琴繪小姐，也愛智子小姐。如果智子小姐離開月琴島和異性結婚，那麼對神尾老師來說，將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。」

「金田一先生！」

大道寺欣造本想說些什麼，但他遲疑了半晌，卻祇是張著嘴巴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這個時候，一行人正好來到大道寺家的門口。

由於醫生及時趕到，給阿真做了注射，所以阿真的情況目前已經穩定了許多，不過仍令大家擔心。

「她年紀大了，身體十分衰弱，所以……」

醫生搖搖頭，無奈地說著。

「不過，她暫時不會有事的。」

醫生又緊跟著補充了一句。

聽了醫生的話，智子才放下心，她把昏睡中的外祖母交給女傭阿靜照顧，自己則和神尾秀子一起來到客廳，面對所有遠道而來的客人。

「智子，外婆的情況怎麼樣？」

大道寺欣造語氣溫和地問道。

「這個嘛……情況不是很樂觀，但目前也不至於有生命危險。」

智子強忍住眼中的淚水，簡短地回答。

聽完智子的話，在場的每個人都面面相覷，一時間，竟然沒有人開口說話。

「這……唉！實在是太難爲她了。」

大道寺欣造神色黯然地說道。

「老夫人一定是極力忍受著痛苦回來的，而我竟然沒有注意到，實在很抱歉。」

神尾秀子雙手撐在榻榻米上，低頭向大道寺欣造認罪。

大道寺欣造則輕輕點點頭，轉向智子說：

「那麼，你現在有什麼打算？大家千里迢迢趕來，可是外婆的身體卻……」

「爸爸，這是兩回事。正因爲大家千里迢迢趕來，所以我想請

大家仔細調查一下那間上了鎖的房間。」

看來智子已經下定決心查個清楚了。

「現在立刻著手調查嗎？」

「是的，現在立刻調查……」

(一三四)

非
凡
莊
主
司
元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寶珠看畢，連連稱讚道：「這個月聽得好，用意清新，近情近理，不枉是仙人之筆。」說著，將身坐下，又打動他的平日詩興，便對綺霞說：「姐姐，此樓得仙人賜以嘉名，將來尊府必有瑞兆；又得仙人賜以佳句，亦增賢姊妹翰墨之光。但你我姊妹們平日詩中唱和，不過誣物感懷的腐題。題之清奇，莫過『聽月』。愚妹不揣冒昧，大膽拋磚引玉，不知姐姐意下何如？」綺霞領了乃尊的密計，正要將寶珠逗留在樓上，好照計行事的，今聽見寶珠要和『聽月樓』的詩，正好延挨功夫，便答道：「賢妹有此高興，愚姐理當奉陪，祇是獻醜。但不知和詩可還和韻？」寶珠道：「怎不和韻？」綺霞命丫環研墨，與綺雲、寶珠各取一幅錦箋，鋪於案上，構取詩思。丫環一旁捧茶伺候。三位小姐見墨已濃，濡動羊毫，不必過假思索，俱已一揮而就。大家互相傳看，和『聽月樓』的詩，一首首俱有矯贊不群之句。先是綺霞詩曰：

百尺高樓玉宇清，一天月色向空明。

丁丁伐木遙如許，世外猶聞斧鑿聲。

綺雲詩曰：

樓外涼侵秋氣清，寒砧動處月光明。

晴空隱約將衣搗，一片更摧玉杵聲。

寶珠詩曰：

樓傳仙筆意奇清，眺望旋驚夜月明。

環珮叮噹來步履，非笙非笛落虛聲。

大家看畢，互相稱讚謙遜一回，每人詩後面俱有自己名諱題。綺霞命丫環將三幅詩箋貼於樓上粉壁，又是丫環送了一巡茶，吃過，綺霞對著寶珠道：「我們詩興既畢，何不到雪洞前眺遠一番，以豁晴眸？」寶珠自在家中被父親拘住，不能遠走一步以解悶懷。今在裴府又得他們姊妹作伴，很不寂寞。樓高眺遠，更是雅事。一見綺霞所說正中心懷，便回道：「很好。」姊妹三人即起身到雪洞前四處一望，但見：

一泓秋水接長天，遠樹迷離碧煙。

最好晴光舒野徑，釣魚灘上送歸船。

寶珠看著秋天野景，甚舒胸懷。先還與裴家姊妹並肩站著，因越看越癡，竟把裴家姊妹拐在背後，他獨自伏在洞口呆望。裴家姊妹將身退後，讓寶珠在雪洞口暢意觀望。綺霞眼尖，遠遠見兩個戴方巾的後生從樓下來了，一步近一步，認得前面是宣生，後面是乃兄以松誘他來了。

(三十七)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

</div